

## 彭浩齊《曖昧與愛上——記愛上划船》

快速駛過的車子一輛接著一輛，天空與大地之間發出陣陣迴響。

在蘆洲與五股之間的成蘆橋下，二重疏洪道這一帶規劃為都會生態公園，早晨的日曙還正稀微，細雨便已澆潤過堤畔整片柔軟的綠茵，使得高灘地一帶的地景青而又青，彷彿昨日的星色仍深藏著，飽含新亮的光芒。此處鄰近洪水平原洲子尾，洲仔尾溝已改稱為微風運河，時有各式水上活動舉辦，人群駢肩雜遝喧鬧著，龍舟隊的伙伴見人數到齊，喊著開始帶領大家做暖身操，預備登船。

我參加的龍舟隊名為彩虹重擊，是一支以同志為主，透過網路集結而成的年輕隊伍；就好像林野間有多情的青年優游擊壤，那音響迴盪於荒茫的天地，吸引徘徊的同類抬頭，聞聲跟從。我們嘯聚於水邊，內心各有各的感觸與震顫，如果說弱小的人也有弱小的夢想，何妨那就讓我們一起壯大？我和隊上一起報名了高雄的城市盃國際龍舟錦標賽，提早三個月為了競賽準備，每週六日都登船練習，練習一次就是一上午，開始前隊員間總是瀰漫著一股聯誼的和諧氣氛，同志身份凝聚了向心力。其實以我們經歷之淺薄，大家心裡都知道要奪得名次不太可能，但是我們都有志於歷練，每次暖身以後大家圍聚著呼口號，都像一隻蓄勁以後發出的鳴鏑，射向曠遠的天地，其中除了壯懷雄心，更似乎飽含著催情的觸媒，使人不由自主渴望全力以赴。

隨著隊員彳亍的腳步來到碼頭，隔壁的輕艇隊剛結束練習，一個男孩子還看不清模樣便躍入河中，偕同岸上的夥伴打算將輕艇搬移離水，他在河中嘻笑著，載浮載沉，一顆頭露出水面，輪廓深邃五官立體，雙眼好像深山中一頭迅捷的獵豹，穿越萬千溪徑來到此處縱情遊行。我看得出神，亟欲想進一步查探隱藏在水中，身體的秘密。此時隊員正忙著舀出龍舟裡的積水，見我愣佇在一旁，出言調侃使我有些難為情，我卻依舊注視著那男孩子。「嘩！」幾個從容的動作之間，他已經將輕艇搬離出水，自己也跟著俐落地上岸了，盼睞生姿風情萬種；我注意到他因為浸過冷涼的河水，身體上的每一寸皮膚都繃緊著，肌肉線條格外結實明顯，褲子穿得極低腰，恥骨與鼠蹊上緣袒露，讓人心跳一時紊亂，不再敢直盯著看，我轉頭默數著河道上的水波，若無其事地上了船，開始早晨的團體練習。

不知不覺中日光已經被及四表，才看清楚堤內原來雜英滿甸，竹籬沿著運河道排列，好像牙齒緊緊咬嚙著大地的舌頭，一路直向無涯的遠方，我們就在這近處的幾百公尺內沿洄來去、按表操課。教練帶著我們起先以一百槳暖身，然後空槳蹬船，隊員把槳暫時放在一邊，延展外側肩膀將手盡量地伸直以後，隨著教練一聲一聲的節奏呼喊，以腳發力，急遽地扭轉回身體，全船要使發力點一致；接著教練帶我們做間歇的訓練，龍舟的前半組以全力划三十槳以後，後半組再以全

力划三十槳，輪流反覆數次，由於乘載著所有人而只有一半的人動作，這對初學的我而言有些吃力，但是在眾人一片踔厲風發之中，精神隨著興致完全會聚到靈魂的最深處，我絲毫不感覺疲倦，直撐到最後兩、三百槳的長程練習，始終沒有鬆手放棄。

坐踞在龍舟橫木與船艙交接的直角處，身體向前方低俯以將手臂與肩膀向前延伸，增展力臂的長度，一聲令下，刺槳入水，身體向後曳引，如撐起一竿，水面幾個小小的漩渦順著木槳向後撥去的水流轉動著，許許多多的浮沫在水流散去處發出嘩啦嘩啦的聲音。組間休息的時刻，我沐浴著秋日的野風，抬頭看著沙鷗掠岸疾疾飛去，水聲、松聲、鳥聲、岸旁時現時隱的卡拉 OK 聲，參錯並奏，而時間也悄悄地以光影為暗號，在綠樹扶疏繁雜的枝葉間，肆意流淌著。

練習告一段落之後，船員由後而前兩兩左右交換，預備返航，彼此的心情也輕鬆了起來，閒歌欸乃清波之上，幾片褐紅色的落葉從遠處漂盪而來，不多久就消失得無影無蹤。我看得入神，回槳的動作落後而激迸起水花，濺濕了前頭的隊員，除了抱歉以外，其中好像又感到一種情趣，是善意與寬容裡瀰漫著一點點曖昧，止於羞澀的聯想，在閃亮的日光與波光間，傳遞自在的訊息。

一支同志的龍舟隊伍，能逆流划得多遠？聽一位隊員說，每次他黎明即起帶著槳出門時，心是踏實的，卻在家人詢問行蹤的時候，仿

佛做了壞事般地掩飾，說不清自己參加什麼團體，更惟恐家人到場支持鼓勵。我們標榜性別友善，渴望尊嚴地活在陽光下，但一艘船少不了一個人，一個人離不開一支隊伍，原來運動也會和身分抵觸，也有掙扎與兩難，水涵天影，山川歷歷，但一切都不能曝光。

野風瑟瑟吹著，我無語看著宿鳥歸投向幽邃的遠方，遺落滿地松濤。那位隊員告訴我，暫時忘了吧，都是愛的一部分，如果距離意味著守護，他甘心作一名夢遊者，在虛構的世界同我們跋涉。說完以後，他在我身旁輕輕地哼著歌，不復言語。河風清漾，霞彩滿天，我們兩人在斜暉之下，端詳著河流的肌理，好像世間一切的煩惱，隨著淙淙水流都將渤潏傾瀉往浩渺的大海；恍惚中，他將手搭在我的肩上，我感覺我們的心是相通的。